



■360行

朝连岛上守塔人

□阿 占

孤独的灯塔,孑立的守塔人。

守灯塔,是个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与孤独独处的职业。日日,夜夜,月月,年年,面对大海,为来往船只指引方向,劳作单调重复,守候清苦乏味——更何况,这朝连岛是孤岛,孤独的意味又加深了几层。

朝连岛距离青岛航标处所在的6号码头大约33海里。岛上有座建于1899年的老灯塔,是目前青岛最纯正的德国灯塔,也是殖民时期德国海军在青岛海域建造的规模最大的灯塔。它位于胶州湾外,俯瞰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青岛往来上海、日本方向的船舶都依靠它助航定位。那每十秒钟闪烁一次的白色光束,射程达24海里,照亮了未知的航道。

八角形石砌的塔身高128米,灯高80米,通体像个武士。灯塔前有这样一副对联,“沐风栉雨聆听碧波万顷声声入耳,倚塔望海释放金光千丈缕缕暖心”,横批为“守望幸福”。

守塔的人,通常以三个为工作常态。即将退休的张战吉是负责人,老家莒南,1982年从部队转业到团岛灯塔做航标工,后来去了千里岩岛,1986年上了朝连岛。另外两位,钟明时21岁登塔值守,陈希进是22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为保证这个“武士”万无一失,守塔人须每天擦拭灯笼的玻璃、太阳能硅片上的灰尘和雾水,清洗电池头、测量电池电压以及检查维护柴油发电机等等。骄阳似火的八月,由于透镜聚光作用,灯罩内气温高达50℃,闷热异常,保养起来非常辛苦。即使在冬季,灯笼也有30℃的高温,把守塔人蒸得汗流浃背。

晚上,守塔人依旧忙碌。他们要用望远镜查看海面的浮标会不会漂走,或者损坏、熄灭。晚上七点半、十点和凌晨四点都要起床看看浮标、塔灯是否正常运行。自从上了岛,守塔人从来没有一觉睡到天亮过,不用定闹钟就会在凌晨三点自觉起床。

守塔人每两个月回陆地一次。再返岛的时候,要一次性带足两个月的食品和衣物。淡水补给靠轮船输送。船靠岸边,水泵抽水,岛上有一个蓄水池,但要省着用,一盆洗脸水往往要重复使用很多次。

张战吉、钟明时和陈希进,三个人除了休假,从没有离开过灯塔。过年因为排班或者风大回不了家也是常有的事情。

“刚来的时候,岛上全是岩石,地势陡峭。”

“以前也没有太阳能,都是用柴油发电。”

“轮船把柴油送到岸边,我们把一个个大

油桶背上灯塔,一趟就是四五百个台阶。”

“没有电视的时候就听收音机,主要是听天气预报,后来有了电视,也只能收到四个台,信号常常不稳定。”

驻岛,守塔,仿佛与世隔绝,很多人因为耐不住寂寞而放弃了这份工作。从200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后这一问题更加明显。长的六七年,短的两个月就辞职了。岛上的日子实在太淡了。每次回陆地,他们都笑个不停——看见树笑,看见人笑,都想要拥抱和握手,那个亲啊。

前几年,50岁的李吉先通过社会招聘上了岛。孩子大了,妻子和孩子一起住,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好操心的了,他说自己“能呆得住”。

守塔人在海边开了一块菜地,种了白菜、茄子、豆角。种菜也许只是为了给单调的生活

带来一点变化。守塔人与原住岛民已经很熟悉了,经常让他们帮忙捎点东西上岛。守塔人最怕休渔期,岛民全都到陆上打短工挣钱去了,连个人影也看不到。

岛上潮湿。四五六三个月,雾气愈加深重。守塔人的关节都不太好。可再不好,也要守住灯塔,且不能有半点差池。



阿占/图

■青春秀

蔡安琪,最爱是舞台

□姜礼之



蔡安琪

春寒三月,我在里院书房见到了蔡安琪。她坐在角落里,但是出众的样貌和气质让人过目难忘。起初我有些忐忑,搞戏剧的,怕不是会很高冷。谈起来我才发现,她有着与第一印象反差极强的热烈与飞扬。

蔡安琪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表演系音乐剧专业,但是走上演员这条路,却是因为一个意外。

她自幼学习中国舞,摘获了许多奖项,少年时的她好胜心极强,每一个动作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但在某一次训练中出现意外,导致腰椎损伤,瘫痪在床。医生告知即使手术,也只有50%的治愈率。于是她拒绝了手术,辗转多地求医。两年时间,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从站立到行走,再到如今可以在舞台上起舞。安琪笑着模仿起当时头顶着床站起来的样子,她将那一段灰暗的时光拟作笑谈。我却很难想象,对于14岁的少年人来说,这意味着何等痛苦与崩溃。

这样励志的故事似乎不该一带而过,但安琪说:“我不喜欢歌颂苦难,也不喜欢用伤痛为我所取得的成绩镀金。”

可那场意外终究是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她再无法长期进行高难度的专业舞蹈训练。“那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要站在舞台上,在哪都行。”伤好后,她独自前往杭州,在朋友所在的舞蹈团里做替补。

2011年,原创音乐剧《断桥》招募演员,她被选入剧组。16岁的蔡安琪成了剧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

当时国内原创音乐剧方兴未艾,专业人才较紧张,为了剧目演绎,男女老少的角色她都客串过,哪怕群演的小角色,她都会反复揣摩,用心演绎。

提起表演,安琪整个人都活络起来,眼里的光芒盛放,她的讲述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引得路过的人都侧耳倾听。

剧目巡演期间,总会有各式各样的临场事故出现,这就是考验演员的功底和临场反应能力的时候。一开始,她也会有慌乱紧张,好在凭着出色的观察学习能力,她在训练过程中飞速成长。

在杭州剧院的一场演出,团队某位男演员临时有事,由安琪替补上场,彼时的她还未完全长开,小小的脑袋在表演所用的假发里晃荡,换装时间紧急,于是她灵机一动,塞了一只袜子固定,一场结束,激烈的舞蹈中,假发与袜子同时飞出。二道幕再次拉开后,她用一段独舞,上演了一出完美救场,并得到了杭州影评人的高度评价。

《断桥》全国巡演之后,蔡安琪又参演了原创音乐剧《简爱》。

《简爱》全国巡演结束,她找到了剧团女主角姜楠,提出了想要跟她进一步学习的想法,“安琪,你应该去上大学,而不是跟我学。”姜楠拒绝了她,于是,19岁的蔡安琪再次走上求学之路。

三百多场的巡演经验和极高的表演天赋,让她顺利考取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涉及唱、跳、表演、台词等繁杂课目,少有全项精通的学生,可蔡安琪的专业课成绩全部名列前茅。

别的同学忙于玩乐时,她利用所有课余时间去参加表演、活动,还参与拍摄了成都公益广告。

大学毕业后,她去往北京,参演了水木年华执导的《一生有你》原创音乐剧,七幕人生的音乐剧《灰姑娘》《丝路长》等剧目,编导了《冰雪奇缘》《丑小鸭》《拇指姑娘》等一系列原创儿童剧。

从大学至今,蔡安琪做过平面模特、舞蹈演员,演过影视剧,在各种店里打过工,但她最热爱的始终是舞台。

我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勤工俭学的俗套剧情,可安琪告诉我,她做这些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感受。“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在之后的某一天,融入到表演中。”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作为演员,蔡安琪永远都不知道,她的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而作为生活这个大舞台的演员,她也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她说,过好每一天,演好当下的剧本,朝着心中的那个标杆去走,足矣。

■达人榜

于涛,一个普通的中药技师

□周晓方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人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和享誉业内的业绩,但更多的人却默默无闻,做了大量似乎不起眼的工作,也正是他们平凡而普通的工作,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于涛就是这样一位。这位有主管中药技师职称的老专家,似乎没有多少令人瞩目的业绩。他回忆起从青岛九中毕业,校长胡一连与他谈话,分配他到青岛药材站工作时对他说的,搞医药工作“对人民有益”,他说这话自己牢记了一辈子。

药材站与各种中药药材打交道,在于涛看来,中药药材,其实就是各种植物,无非干品罢了。对他来说,能与植物打交道并作为一生的职业是有缘的。他在故乡荣成读书时,舅舅送给他一本有大量插图的《农作物养护手册》,他爱不释手,着迷一般翻阅,好似进入一望无际的田野青纱帐和充满了昆虫花鸟的大花园。他带着这本书翻山越岭,捉虫玩鸟,做标本,记笔记,手绘标本。他用草纸裁剪装订了一个绘画本,几乎画遍了村边山林及菜园篱笆灌木上的花花草草,有厚厚的一大本,到青岛上学还随身带着,珍藏多年。那时练就的扎实的手绘基本功,在他后来的野外考察等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于涛具体工作单位是青岛中药厂,最初被安排到位于城阳的炮制原料粉碎车间,每天上班都是从青岛火车站乘坐老式铁皮闷罐火车,有时进站来不及了,他会跳过矮墙进站跳上车去。这么远的路,那时年轻,并不觉得有多累。在那里,他学习药材分类,遵古炮制和照方配制;因常年跟药材打交道,每天浸润在中草药环境里,浑身散发着药香,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很容易地识别出来:“这是中药厂的”,他也为此感到自豪。

于涛后来在新品试制组工作六年,研究药材剂型改革,通过水试、手试等方式,研究药材的崩解度等指标,还研究药材的生命变化,他跟药理学家孙世锡移植了几棵五加参并尝试异地栽培。他又进入生产计划股,每天数次到厂内六个车间巡检,了解并反馈产品生产、质量情况。他协助青岛医学院史道生、孙世锡两位教授研发环心丹等药物;他跟随两位老师研发的运动饮料和五加参可乐,在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

于涛没有上过大学,他丰富的专业知识主要来自前人和生产实践。他经常接触数百种中药材和饮片,涉及到原植物的来源、分类、药用部位、功能主治、地道产地以及品质来源等知识。为提高理论水平,从1972年到1995年,于涛跟从著名植物学家王凤亭系统学习植物及分类知识。那时,王凤亭频繁来找于涛作指导,以致被同事误认为是于涛的父亲,喊

着:“你父亲又来了!”成为趣谈。1975-1985年,他两次参与全市中草药资源普查,调研汇总相关资料,野外手绘药植图十多册。1972年,他曾到上海中药学习药物提取、验收以及质检方法;也在青岛医学院进修学习,跟王育学教授学习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相关理论。

为获取黄连木原药材,于涛曾骑自行车到崂山丛林中探寻,并指导山民采集优质合格的真材实料,满足了研制的需用。他将自己多年工作实践的成果加以整理,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他写的《南药北移在青岛的杜仲树》《金银花》《戒酒良药枳椇子》等论文发表于青岛日报和专业期刊。在凤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他用20多年考察的素材编写一本《崂山特有植物六十六种》。他协助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毁人面容的小虫》科教纪录片;1984年起,他任《青岛医药志·中成药篇》主编十年;他为《山东医药》等专业报刊撰写大量中药科普文稿并手绘插图,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退休后,于涛应聘筹建海尔药业并任技术质量部顾问、中药材鉴定师兼处方审核师,负责考察研究各中药市场,先后编撰制定了海尔药业中成药药材饮片质标、海尔恒生堂中药材饮片质标等质标控制文件并成立中药材及饮片标本室。他还被青岛农业大学聘为中药学教授。被青岛电视台常年聘为植物及中医栏目“说植物·话花草”“聊植物·说中药”专栏嘉宾。在青岛新闻网开专栏回答“植物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他还对牵牛花是否有害以及入药等问题做了探讨。

于涛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青岛中医药博物馆。经过多年野外调研,他了解到,目前青岛地区的中医药有178科1099种,其中常用中药材约430种,很多品种曾被移植、栽培或扩繁过,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他以扎实的基本功为三百多种药材手绘了“尊容”。

于涛提出一个“生境”的理念,认为青岛的自然环境要优于北方很多地方,很多外来植物在这里都能适应和生长。他也繁育了一些品种,如他曾成功栽植过一株来自南方的樟树,还有来自东北的楸树,甚至国外的一些植物,如南非的碰碰香、兰花韭、欧洲菊等。家里每有客人,他都会赠送自己栽培的新品种。

在他家楼下临街的院墙下,他种植了好几几种药用植物。他说他不担心在那样一个开放式环境里,这些植物会被小孩摘取,他说那样正好可以让孩子接触、了解这些植物。

于涛希望向社会公众普及中医药知识,同时设立植物保护小课堂,讲解珍稀植物知识,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